

68

瑠玉集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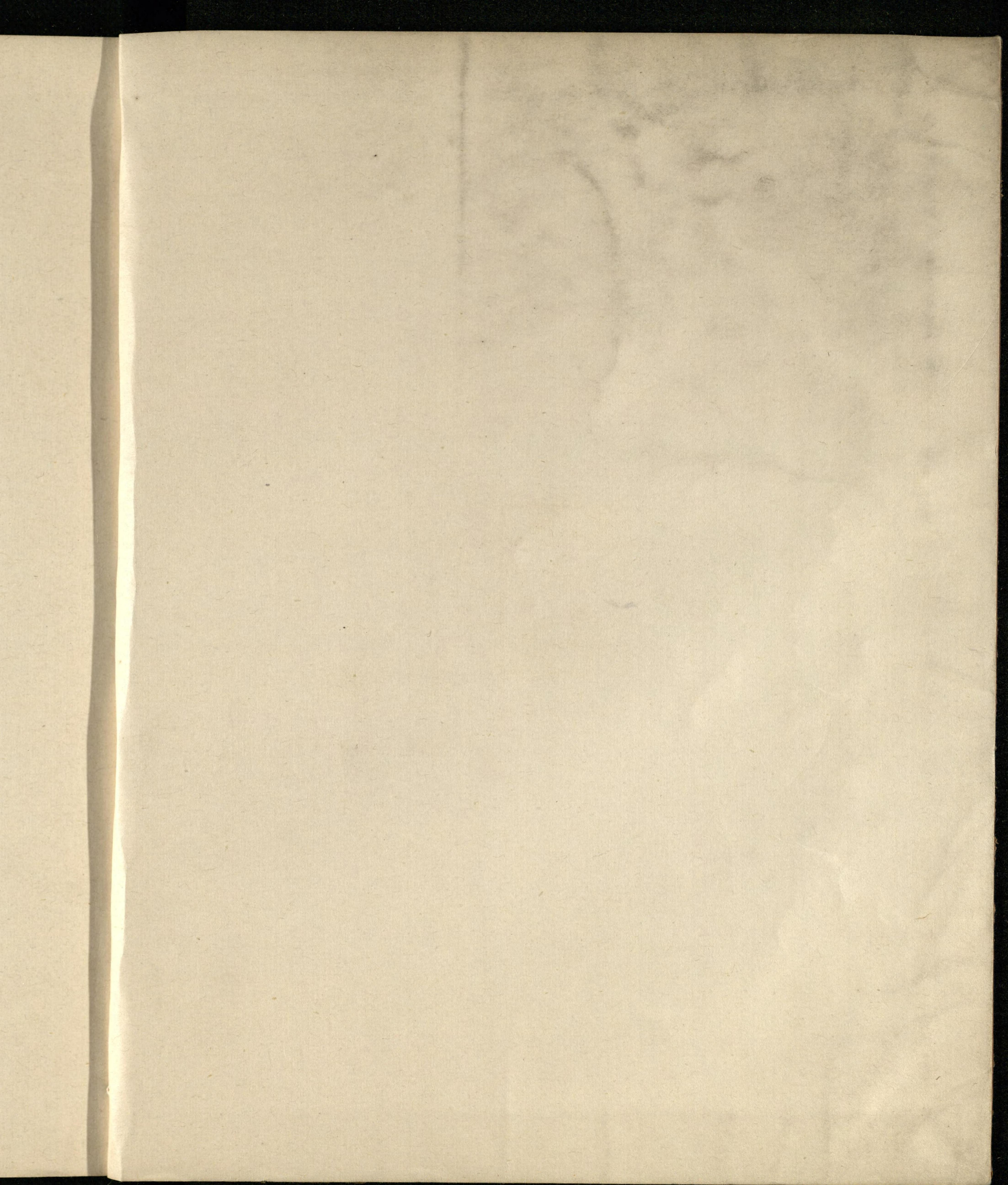
216

60

216-60



1200900838983





6-60



寶生院經藏
圖書寺社官
府點檢之印



壯力 鑒識 感應

一

昔張安三篋應奉五行蔡琰二絃楊滿八
 字顏回十悟子貢兩知方朔萬言他人
 王充寄目仲宣背碑黃垓月初雪月日近
 師曠通樂季札知音路婦隨機郢忌
 陸續理記祢衡不思趙峻紙飛元瑜筆
 張安姓張字安世前漢杜陵人也武帝
 三篋安世曾誦其文心猶記之蓋唐寫
 帝之疑謂之不真後募得本世
 比較



一字不悞昭帝時封安世為富春

也出前

漢書

應奉字世叔後漢汝南三頓人也讀書五行俱下奉至汝穎見袁賀於門中出其半面後十餘年在路見賀而識之又奉仕郡為史曹吏錄囚數百人奉口誦名字罪之輕重無有遺脫太守奇之舉孝廉遷會稽太守也出後漢書蔡琰字文姬後漢陳留人也年始九歲其父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更斷一絃而問之對曰第四絃邕謂曰汝偶得之耳對曰昔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南風不覺以

此佳之可之丁在也蔡琰列傳

此推之何足可恠也蔡瑛別傳

楊循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人也為曹操主

簿曹公至江南讀曹娥碑文背上別有八字

其辭云黃絹幼婦外孫蒜曰曹公見之不解

而謂德祖鄉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鄉且

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

祖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

孫女子好字也蒜曰受辛舜字也謂絕妙

好舜曹公喚曰寶如孤意俗云有智無智

隔卅里此之謂也出語林

顏回字子淵周時魯人也為孔丘弟子孔子



曰吾與回言終日無違如愚故子貢曰顏回問
一而知十賜也問一而知二賜也何敢望回顏
回問一以知十者問君子教道之法子曰道也
顏回即解之道者道也父以慈道子以孝
道父夫以和道妻以柔道夫兄以友道弟
以恭道兄君以明道臣以忠道君友
以信道己以仁道友此所謂十也出論語疏
子貢姓端木名賜周時魯人也為孔丘弟子
孔子為說貧而樂道子貢即荅以切瑳琢磨
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者來故子貢問一以知二也出論語



者來故子貢問一以知二也出論語

方朔姓東方名朔字曼倩前漢平原獻次人也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武用過人十六學詩書誦廿二万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廿二万言也出前漢書

他人姓羅名友字他仁晉時相陽人也從桓宣武平蜀案行蜀城關觀內外屋宇街巷廣狹園苑殖種菓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州與簡文集友亦与烏宣武論說蜀中諸事多有遺忘友皆條列無有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無不歎服友位至

廣州刺史也出晉抄

王充字仲任後漢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誦憶並即不忘遂通百家之言著論衡十五篇皆行於世充仕至治中也出後漢書

仲宣姓王名粲字仲宣魏時山陽高平人也少時與人共行讀道傍碑文一遍即皆誦得不少一字又能覆棊局比較不差一道也出魏書黃琬字子琰後漢江夏安陸人也祖文瓊為魏郡太守曾日食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况時琬年六七歲在傍日

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况時琬年六七歲在傍日

何不言日食之餘似月生之初瓊大驚即以
其言應詔瓊後為司空琬以公孫拜為童子
郎琬病不就由此知名京師琬後位至太尉也
出後漢書

晉明元帝之子明帝也年始數歲甚大聰辯
時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下消息元帝因問
明帝曰日近長安近明帝曰長安近元帝曰
何以知之對曰心聞人從長安來不見從日邊來
是以知長安近元帝異之至後日帝會群臣
復問之荅曰日近帝曰汝昨日言長安近今日
乃言日近何也對曰舉頭即見於日眇目不

見長安以是故知日近也出晉抄

師曠周時晉國人也衛靈公之時將至晉到於
濮水之上舍止夜半忽聞琴聲甚美乃令師
涓寫之及至晉靈公令師涓為晉平公奏之師
曠曰心之此亡國之聲也平公曰何世出焉曠曰
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投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也
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不納令奏之終於後
晉國大旱三年也出太史公記

季札周時吳國壽夢之子嘗射於魯請觀四
代之樂及採諸國之音皆知當來盛衰之分

代之樂及採諸國之音皆知當來威襄之分

但文多不錄耳出春秋

路婦不知何處人也孔子遊行見之頭戴魚牙

櫛謂諸弟子曰誰能得之顏淵曰回能得之即

往至婦人前跪而曰吾有佻佻之山百草生其

上有枝而無葉萬獸集其裏有飲而無食故

從夫人借羅網而捕之婦人即取櫛與之顏

淵曰夫人不問由委乃取櫛與回何也婦人答

曰佻佻之山者是君頭也百草生其上有枝

而無葉者是君髮也萬獸集其裏者是君

虱也借網捕之者是吾櫛也以故取櫛與君

何恠之有顏淵嘿然而退孔子聞之曰婦



人之智尚尔况於學士者乎出古傳

郭忌六國時齊人也初得為相淳于甄見之
曰得命者昌失命者亡忌曰謹受命矣請無
出鄙辭甄曰貉膏棘軸所以為滑不能運
方穿忌曰謹受命矣請謹事左右甄曰弓
膠昔幹所以為勢而不能傳合踈乎忌曰謹
受命矣請謹附万民甄曰狐裘雖破不可補
以黃犬之皮忌曰謹受命矣請擇君子無
雜小人甄曰大車無輅不能載常任琴瑟無
輅不能成五音忌曰謹受命矣謹脩法律而督
姦吏甄說既畢趨出至門謹其僕曰是人者吾

語之微言五吞我如響之應聲是人封不久

茲吏既訖既畢趨出至門謹其僕曰是人者吾

語之微言五者我如響之應聲是人封不久
矣居未甚年果封侯也出春秋後語

陸續後漢人也時為郡吏值歲飢儉太守作
粥令續賦於民庶事既畢了合有六百餘
人而續一覽皆記姓名也出後漢書

祢衡後漢人也本性聰慧甚有文才作鸚

鵡賦提筆即成不加治點曾誦碑文一遍

即得不忘出後漢書

趙峻後漢人也志性聰敏又能屬文所制才藻
落紙如飛下筆即成都不尋覆也出後

漢書



元瑜姓阮名瑀字元瑜魏時陳留尉氏人
也而事曹操時韓遂據隴集衆起謀曹
操時因出行使瑜馬上作書欲與韓遂瑜
馬上具草頓筆即成以示曹公之索筆欲
改之卒無下筆之處也出魏志

壯力篇第二

昔共工崩山折柱殿紂索鐵舒鈞典聿持
戟百斤石番負沙千畝朱亥送權猛席許褚
倒曳大牛項藉吐吃儼軍秦武力能扛鼎弄
鬻強弩射曰夏乃陸地牽舟五丁拔嶙山
崩頽考挾輶出走

崩類考扶輳出走

共工神農時諸侯也而與神農爭定天下共
工大怒以頭觸不周山之崩天柱折地維絕故
天傾西北隅地缺東南角又女媧鍊五石以補
天缺也出淮南子

殷紂殷王也姓子字受名太乙力能索鐵舒
鉤撫樑易柱步提猛獸手接飛鳥也出太史公記

典聿魏時陳留己吾人也事曹公為帳下司馬
手持霍戟勇冠三軍時人語曰帳下壯士有
典聿君霍持大戟一百斤出魏志

石番周時衛人也為人甚壯無有之敬能負

沙一千六百斛出張華博物志余疑千當為十

百當是剗後人罵候耳

朱亥六國時大梁人也時信陵君取侯嬴謀
矯奮晉鄙兵衆晉鄙疑之不与朱亥時從信
陵乃袖卅斤鐵錕之鉞晉鄙又秦王遣使至
魏令召信陵君信陵不往乃遣朱亥奉璧往
謝秦之王大怒即使擲瓦於帛圈中令帛
食之朱亥一吼疑堅衝冠髮燃日裂群帛見
之伏不敢動秦王大驚遂厚礼而遣之也出太史公記
許褚魏時類以許人也而事曹操有力如虎
時人号為虎帛褚曾為將與賊相對未戰
之間賊出米與褚易牛褚捉牛尾送曳与賊

之間賊出米與褚易牛褚捉牛尾送曳與賊

二見畏之不敢出戰時扶風馬超據關魏武
曾與超各單馬交語魏武唯將褚一人自割馬
超自負其力欲突提魏武許褚怒目眦之馬超
竟不敢動也出魏志

項籍字羽秦時楚人也為人壯健力能扛鼎與
漢高爭定天下項羽一呼漢兵却僻數里漢有
善射者名曰婁煩既將交戰挽弓欲射項羽
項羽怒目叱之婁煩手不能蔽目不能視漢
高聞之不敢出屣去也出前漢書

秦武六國時秦武王也而王壯力多好有力之人
時齊人孟賁及任鄙為獲之徒皆往歸焉



秦王與之舉鼎兩目出絕髓而死孟賁能
生拔牛角出帝王記

梁鵠妻孟氏名先字德耀力能舉大石曰也
出後漢書

羿癆夏時有窮之國君也為人多力又能
善射癆於狸弩射日而落也出淮南子

夏乃夏時多力人也能於陸地牽大舟而行手
拔大樹推倒城墻時人無有敬者也出淮南子

五丁秦時力士也始皇欲伐蜀但以道險不通
乃作石牛置於界道遺金於石牛上而進入蜀
又獻蜀美女時有一丈鱗蛇從山腹而入穴五女



又獻蜀美女時有一丈鱗虵從山腹而入穴五女
往就觀之五丁力士遂共拔虵山崩壓斂五
女因名其山曰五婦山也秦王遣兵隨石牛
後伐蜀遂即滅之也出楊雄蜀王本記

類考周時鄭國人類考叔也從鄭伯伐許投兵
於太宮公孫闕與類考叔爭車類考叔挾鞞
以走公孫闕拔戟逐之不及也出春秋

鑒識篇第三

昔顏回生列孔子重夏管輅四危趙鞅三逐
師曠駁馬劉向石人董仲老狸張華童子
顏回字子則魯人也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
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知此哭者

何為對曰此夾之聲非但為死又為生離也
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鳥
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而送之哀聲有
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故悲切耳回以此類知
之也孔子使人往問果去父死家貧賣子
以塗之也出孔子家語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周時魯人也時楚昭王
渡江有物形如升大直觸王舟二人取得昭
王恠之使二問於孔子孔子答曰此是萍實
剖而食之唯霸者獲之此吉祥也又齊有飛
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趾齊侯恠之

史問孔子孔子答曰此鳥名為商羊急告

鳥一足來下心于殿前舒翅而趾齊侯恠之

使問孔子孔子答曰此鳥名為高羊急告
方氏速治濬渠天將大雨也俄尔即雨諸國
皆水齊獨以安脩備故也時諸弟子請問孔
子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芥實
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
也又有小兒兩手相牽屈一足而趾天將大雨
高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
未常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
必觀物而記之即得其應矣出說苑又季
桓子穿井獲如缶者其中而有羊為使問於
孔子曰吾穿井得猶何也孔子對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憂烟燭水之恠龍豎
象士之恠墳羊也使者曰實如夫子之言矣
又吳伐越隙會誓得大骨一節專卓使來
問孔子曰何骨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
群神於會誓之山後至禹斂而殺之其
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曰善哉又孔子適齊
中路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牒者曰
此哭哀則哀矣然非魯哭也駢而前進見
有人為擁鏹帶素哭音不襄孔子下車而問
之曰子何者也曰吾丘子也曰今子非哀之所
何哭之悲也對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

何矣之悲也對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

之而矣孔子曰顛聞之吾丘子曰吾少好學
周遍天下後吾親亡是吾一失長事齊君
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平生交友自
今皆絕是吾三失孔子曰樹欲靜風不止子
欲養親之不待往而不來者羊也不可弄見者
親也吾丘子曰請從此辭乎遂投水而死也出
孔子家語又孔子適齊過至太山聞有婦人
哭於野而哀夫子或而聽之曰此一似重有憂
者使子貢往問之婦人曰昔者吾舅死於席
吾夫又死於席今吾子又死為子貢曰何
不去乎婦人曰無荷政是以不去子貢以



死乎。曰：小子識之，荷政猛於虎也。出禮記。
管輅字公明，晉時人也。嘗過母丘氏墓，因倚
樹哀吟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文誅雖美，
無後可守。玄武無頭，倉龍無足。白帟銜尸，
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當滅族。不過三載，
其應至矣。後母丘儉果反，而滅族也。出晉書。
趙鞅，周時晉國鄉也。楊回者，不知何許人。請
見趙鞅，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
故來見之。趙鞅既聞輟食而起，欲出見之。左右
進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
忠上也。其過八矣。君欲見之，何也？趙鞅曰：汝不



忠上也其過八矣君欲見之何也趙鞅曰汝不

知之夫美女者醜婦之所仇也威德者亂世之
所踈也正直者耶枉之所憎也遠出見之因
授為相而國大治也出晉杪

師曠周時晉人也時晉平公出田見於乳
帛之伏而不動平公還返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霸王之主猛獸見而則伏今者宣人出見
乳帛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
糲之食鷄之鷄之食豹之食駁之食帛夫
駁之狀有似馬今者吾君之出必驟駁馬而
田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辱
三自誣者死今帛不動者為駁馬之故非主

君之德義也而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曰
出朝有鳥旋公不去公朝還返謂師曠曰吾
聞之也霸王之至鳳鳥下之今者出朝有
鳥旋於宣人終朝不去是其鳳乎師曠曰
東方有鳥其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朱足
憎鳥愛狐今者吾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
公曰然師曠曰臣嘗言之矣一自誣者死今鳥
下旋乃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
奈何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曰置酒而召
師曠使郎中馬章先布蒺藜於階陛上
師曠既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上人

師曠既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上人

主堂乎師曠解履刺足及刺膝宛轉於地
仰天而歎公起執之曰今者與隻獸耳對
曰穴自生虫還自食也木自生蠹還自刻
也人自興媛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難
霸王堂廟不當生於蒺藜公曰奈何曠曰
媛以在前無可奈何不盈數日平公果死也出

晉抄

劉向字子政漢高祖從父兄楚元王劉交之後
也漢宣帝時開輸屬山之巖石善下得二人身
被桎梏將至長安變為石人宣帝見之大
驚廣集群臣多古方士問其所由皆無知者唯

向對曰此人是黃帝時誥窳國臣犯於大達
黃帝不忍誅之乃枷械其身置輸屬山幽在
微谷之下若值明王聖主當得出外宣帝不信
以向言娥執向下獄向子歆字子駿自出應募
去須七歲女子以乳之之石人當變帝如其言
令女子乳之即變為人便能言語帝問其狀
皆如向父子之言宣帝大悅拜向為太中大夫
歆為宗正又王莽即位歆為國師歆讀孔子秘
記知光武中興姓劉名秀遂改名為秀字類
叔翼當其運歆王莽時病死及光武中興
名秀守文叔與歆年幾正也出類林

名秀守文叔與歆年幾正相當也出類林

董仲姓董字仲舒前漢廣川人也居室讀
書忽有一客來見仲舒客曰天將欲雨舒答
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鄉非狐狸則是其甥舅
耳客聞此語色動形戰即化為老狸而走也出前
漢書

張華字茂先晉時范陽人也晉惠帝時為司
空燕照王墓前有一班狸能為幻化墓有華
表亦知未然之事狸謂華表曰視我之皂
可得見晉帝未華表答曰視子之皂妙解無
窮然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子未須去狐狸
不聽華表曰子今若去非但曹子千年之姿亦當

深悞老鄙狐狸遂變作一書生可十六七許童顏
恣誕往見張華。見其恣角容姿潔白舉
趨鏘視眴分明言談辯捷高略三史深貫百
家蘊積三才苞含十聖兼達五禮洞曉八儒
談莊老之妙玄釋真如之絕旨張華於是愕然
莫知所問乃歎曰天下豈有如此年少也若非鬼
魅當是狐狸書生又曰明公當尊賢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乎言竟而退華
已使人守門書生既不得出又謂華曰門置甲
兵人設蘭錡當是有疑於僕也僕亦聽公所疑將
恐才辯之人卷舌而不談智謀之士望門而却走

恐才辯之人卷舌而不談智謀之士望門而却走

深為公惜之華終不聽而更使防禦甚急時有
豐城令雷孔章謂華曰若是鬼魅狐狸可試
之以猶華曰猶者唯知百年事此乃千歲精
不復可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矣燕昭
王墓前華表似應千年乃遣往伐使人既至華
表歎曰老狸不自知果悟我也既斫華表於樹
空中得一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送未至洛陽
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大斑狸遂即斂之
也張華歎曰此之二物若不值我復經千年則不
復可得矣又晉惠帝時有一鳥毛墮地長一尺餘
帝以問華曰此是海鳥毛此毛落者天下當土

崩凡解及惠帝崩懷帝立劉石等作亂石勒
逼於洛陽懷帝南遷至愍帝立長安陷於胡賊
天下果大亂也出晉抄

感應篇第四

昔漢武河浮寶鼎夏禹天賜玄珪曹娥沒水獲
公翁荀倫投牋得弟王霸應機冰結郵街盛
夏霜垂劉昆叩項除風梁輔焚身得澤耿恭
枯泉重出齊人落日再中病已朽木更花田真死
荆蓬茂王况蝗虫出堦宗均暴虎渡河孟常
珠乃還荆韓稜雷便離境士衡雙鶴來帛李
善兩乳存孤信陵鷁伏罪愆蘇武鷹通文字

善兩乳存孤信陵鷄伏罪憇蘇武鷹通文字

伯夷乳生庶腹燕丹角出馬頭杞良妻泣崩城
江閔鷄悲墳壘敬伯感靈三女盧充鬼婦貽
兒酸默三女浮珠周槃夫妻獲寶

漢武即漢武帝也帝時遊於汾水乃得寶鼎
於水上因作寶鼎之歌也出前漢書

夏禹姓姁字文命為堯司空治水有功天賜
玄珪又至河邊遊觀見一長人白面從水出曰吾
河精也遂教禹治水方法又禹曾渡江有黃龍
忽來負舟禹曰吾勸力為百姓除災龍何為
也乃拔劍欲斫龍即掉尾而去也出太史公記
曹娥後漢會稽女也其父沒江而死屍靈不獲

曹娥乃緣江弔哭七日七夜不絕聲音娥遂投
江覓父遂由三日乃抱父屍俱出皆死水畔家
人因收壘為時人為之立碑於江上碑今見在
也出後漢書

荀倫晉時河內人也為東郡太守倫弟儒北
省舅氏乘凍躡虛田即沒命盟津求屍三
日不得倫乃脩棧投与河伯遂由一宿弟屍乃
抱棧而出也出類林

王霸字元伯後漢人也光武初起時被賊逐欲
將軍衆渡河既無船筏人皆憂懼光武乃令王
霸往者霸還恐衆驚怖即詐言河水可過

霸往者霸還恐衆驚怖即詐言河水可過

及軍至河冰應合遂得渡軍光武喜曰王
霸權以濟事乃感天瑞也出後漢書

鄧衍六國時燕人也盡忠而事惠王左右嫉妬
數讒於王遂信受而欲誅之鄧衍仰天呼
歎盛夏五月天為降霜也出類林

劉昆字桓公後漢陳留東昏人也為江陵令民
有火災者昆輒向火叩頭火即返風而滅
也出後漢書

梁輔後漢人也當為郡吏時夏大旱輔欲告
天氣雨身坐庭前在傍多積薪柴乃誓曰
至日中不雨即自燒身未及日中天忽火

雨也。出後漢抄。一云魯僖公亦自樊得雨。梁
輔同也。

耿恭後漢人也。為將往征。亮奴得疏勒城。即
往守之。復為賊圍。城中井崩。無水。軍人飢
渴。恭著衣冠。向井再拜。求請。少時。泉水
涌出也。出後漢抄。

齊人不知其姓名也。昔齊伐衛。會兵魯陽
山上。令曰。日中不到者。斬齊人。與父母妻子
別。赴者。乃少恚。令斬之。令死之。徒仰天。哭曰。自
今以後。父母妻子不可眷。慈天乃感之。曰。為
再中也。出同賢記。

病已漢宣帝小時字也後改名詢字次卿時
上林苑有大柳樹先斷卧地一朝起立諸樹
枯者皆生枝條花葉垂有食其葉成文字
曰公孫病已立時昭帝崩邑昌王嗣位狂亂
失道時公孫病已為其祖衛太子巫蠱事
被拘後被詔令在夜庭年始十八霍光乃廢昌
邑王而迎病已為嗣立為宣帝也出前漢書
田真前漢京地人也兄弟三人二親並沒共議
分居家之資產分之志訖唯有庭前三株紫
荊華葉茂真兄弟等議欲分之明旦即
伐斫其荊廷宿花葉枯莖根莖堆賴真旦

携鋸而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木無情尚忍分別况人兄弟孔懷何可離哉是人不如樹木也因對悲泣不復解樹二即應聲青翠如故兄弟相感便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也出前漢書

王况字文伯後漢京地杜陵人也為陳留太守善政無偏慈養民庶隣郡有蝗大傷田苗至陳留堞即飛過不下也出後漢抄

宋均字叔庠後漢南陽安衆人也為九江太守郡縣多有帑暴及均至郡帑皆相將渡江而去也出後漢書

渡江而去也出後漢書

孟常字伯周後漢會稽虞人也為合浦太守郡無稼唯以珠璣為業已前郡守貪利無厭恒自採取不與民目珠乃移往交趾百姓同之飢乏孟常至郡政教以道珠復奔歸民得採用還皆富足也出後漢書

韓稜字伯歸後漢潁川舞陽人也為下邳令甚有仁敏政不偏頗隣縣皆霽傷苗稼獨不入下邳縣塚出後漢書

士衡姓陶名侃字士行晉時丹陽人也為豫州郡守而侃後丁母艱送靈至墓時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衣服鮮潔儀容序序侃疑非人

遣隨者之但見雙鶴飛沖而去也出晉抄

李善南陽人也本是李父家奴李父合家死亡
蕩盡唯有一子生始數月李善抱懷不捨晝
夜歷隣乞乳得濟朝夕時既經久隣里厭之
不肯與乳兒遂損瘦命在須臾李善感結
悲不自勝涕泣呼天求哀請救天感其志兩
乳汁流兒得乳飲遂使得活年既長大李
善拜為曹主朝夕叅奉不失時節郡縣奏
聞遂達天聽上感其義賜善姓李表之
朝野選堂邑令孝行之至四海流名故
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此之謂也出孝子傳

信陵六國時魏公子姓畢字無忌号信陵君
也信陵時在靖室讀書忽有一雀飛來案
下喘息戰懼漸逼人君乃捉出顧望無鳥
遂擲放之忽有一鷄從屋樑出即將去君
恣歎曰我一放雀不免其患誰忍念乎乃
勅國內遍捕鷹鷄經由三月收獲數千君
按劍曰汝鷹鷄等不恣負吾但檢我雀者
但頭莫動無罪之輩還歸所居於即喜解
餘者並奮翼而去唯有一鷄但頭不動須臾
乃自死也出賢同記

蘇武前漢人也為將北伐亮奴乃為亮奴所



執亮奴重之用為上相以公主配之武終不
就乃貶武頭於陰山下役作二年形體損度
纔有餘命又往追武更授前職武亦不就亮
奴大怒閉獄餓之值天雨雪武以羊毛裹雪
吞之遂由九日不死亮奴恠之与食令活更
授前任武終不就乃謂武曰上相不就求死
何為武曰授妻為相理為不仁妾身受死願
作忠臣又使武牧羊於北海廷有餘年武乃
仰天歎曰北來之鷹南往之鳥有過我故鄉者
也天感其意二鷹落於石穴武作書繼鷹頭
飛至長安漢帝殿廷帝讀其書始知蘇武不

飛至長安漢帝殿避帝讀其書始知蘇武不
死遣使十人賫金讀之其使未達武已走還
也出前漢書

伯夷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與弟叔齊俱讓
其位而歸於國見武王伐紂以為不義遂
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以薇菜為糧時
有王糜子往難之曰雖不食我周粟而食我
周木何也伯夷兄弟遂絕食七日天遣白
鹿乳之遂由數日叔齊腹中私曰得止鹿完
噉之豈不快哉於是鹿知其心不復來下伯
夷兄弟俱餓死也出列士傳

燕丹六國時燕太子也而質於秦二王遇之無

禮丹乃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當聽
子歸太子仰天而歎烏為頭白馬為生角
秦王大驚始遣丹歸丹乃募得荊軻以刺
秦王不達秦王大興兵衆遂滅燕國竟致
燕丹也出燕太子傳

杞良周時齊人也莊公襲莒杞良戰死其妻
收良屍歸莊公於路予之良妻對曰若良
有罪而死妻子俱被檢設如其無罪自有
廬室如何在道而受予乎遂不受帛莊公
愧之而退出春秋

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

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
孟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
而喚之問曰君是何人曰何在此對曰吾姓
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
堪辛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為君妻良曰
娘子生於長者家在深宮容色艷麗焉為
後人之逃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
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
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斃之并築城內
起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
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踟啖其城當
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

荆柏五以適白骨去若是杞良骨者五可流
入即瀝五果至良散五任流入使將歸奔之
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不知孰是

江閔前漢景帝之長子也初立為皇太子
後廢為臨江王更立膠東王徹為太子閔王至
國二年哇侵廟地被徵還京臨菑上路車軸
輒折江淺父老泣曰吾王不復返也王到長
庭尉評王恐自斂至於藍田有鸚鵡數万
悲鳴銜土墳塚也出前漢書

敬伯姓王晉末會稽餘姚人也曾舟中渚水
亭而宿是夜朗清輝輕風美談伯乃撫琴

亭而宿是夜朗清輝輕風美欲伯乃撫琴

靜調聊以自娛時劉惠鄉下郡亦維舟停泊惠鄉亡女之柩在於船上既聞敬伯琴聲愛慕無已乃將從婢兩人往就敬伯如生不異相如為歌盡情眷悅中意意夕始乃分離也出續齋諧記

盧充後漢范陽人也家西州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一日出家西獵時見一麀舉弓射之即中充逐不覺漸遠忽見一門有如府舍充往問曰此何官府門人答曰崔少府家也充曰我衣弊惡不可進見少府須臾有人提一襟衣与充已著盡皆可體於即進

見少府具展姓名少府賜坐為設酒完少
府乃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吾小女故
相迎可免起讓讓少府出書示之免父亡
時雖小然已識手迹見便歔歔不敢有違
少府即令女莊嚴使免往就於是男女相
拜而交禮焉三日既畢還見少府曰君
可歸家女若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女自
留養勅外嚴駕送客并贈衣一襲被褥
一副少府送出至門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免
上未去如電逝頃臬之頃忽即至家之見
之間知委曲相對悲泣推問少府乃是三人

之問知委曲相對悲泣推問少府乃是三人

所見屋宅並皆墳墓後迺四年至三月三日

充臨水戲水中見二犢車乍沉乍浮頃刻之間

即便上岸充往車後見崔氏女與一小兒

共戲充見欣然欲捉其手女指後車曰府君

一兒充即迴視便見少府趨往問評循女知

禮女因抱兒還充又與金鏡結念并贈詩

一首分別既訖忽然不見二車充將兒還四

謂是鬼魅會遙唾之而此小兒形自如

之誰是汝父既迺充眾人初雖恠惡

其詩始歎死生之玄通人鬼之合禮後

賣鏡真有識者時有一婢問充得

鏡所由還報其大家大家即女媧也不信媧
言遣兒視之之之果是媧姊之鏡便謂充
曰我媧姊崔少府之女未嫁而三家親痛之
曾一金鏡著其棺中令視卿鏡甚似得鏡
本未可得聞不充具說由狀一二皆同即
言充家述兒之有崔氏狀又似充自媧曰
我甥三月末歲火曰春暖温不願佳婦夫
即字温佳温佳蓋幽婚也其地彰矣兒
在成長乃為合器歷數郡守其子殖子毓歷
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不絕也出世說
然皇帝時人也家著五曜神珠而歐無

然皇帝時人也家著五曜神珠而歐無

下有二女各嫁諸侯為妻歐默得病
於語左右曰可投五曜於南海中吾死之
吾女若來可以語之及歐死沒三女奔壘
因問神珠左右答曰已投南海也三女於是
俱往海邊向海神位五曜神珠為之落出

得之也出

周時人也家貧夫妻恒田中夜鋤天
而憐之謂司命曰可賜之以富司命
上人運當於貧今有張車牙財獲以借
之可數年可周俾於是日一致富遂十餘
年俾持徒居遷貨宿於路衢夜中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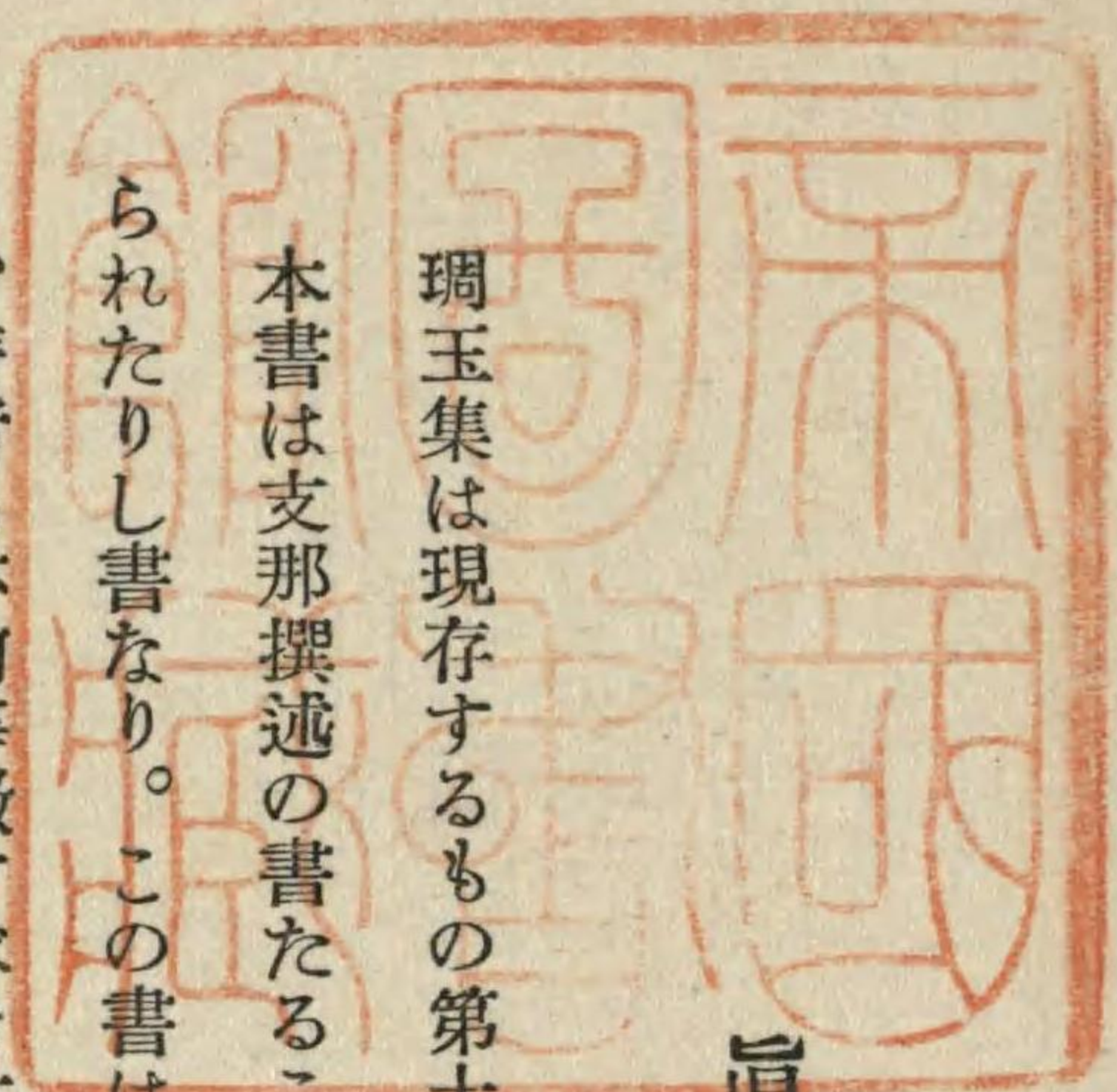


婦女於自問產牙其夫謂妻曰可
 牙雙即問其姓客云姓
 自是日之漸貧一年之間
 如大也出搜神記

卷第十二

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眞福寺藏 瑠玉集卷第十一 解説



瑠玉集は現存するもの第十二、第十四の二巻、名古屋市眞福寺寶生院の藏にして、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國寶に指定せられたり。

本書は支那撰述の書たること疑なき所なるが、その本國にてはただ宋の鄭樵の通志の藝文略の類書の目中にその名を止むるのみにして、わが明治時代までは全く忘れられたりし書なり。この書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雜傳家の中に「瑠玉十五卷」と記せるものなるべきが、通志には二十巻と見ゆ。今そのいづれの正しきかを判するに由なく、著者も亦何等徴すべき文獻なければ、これを知ること能はずといへども、その記載事項等より推して、六朝時代の末期の撰録にして、世説新語の亞流と目すべく、唐の蒙求の先蹤をなすものなりと推せらる。

本書はその末に記せる識語によりて知らるゝ如く、天平十九年に書寫したるものなれば、早く本邦に傳へられしものなることは疑なく、その記事が、萬葉集の歌の源頭たりしならむことは余、かつて藝文誌上に論ぜしことあり、又政事要略にその文を引用し、覺明の注と傳ふる和漢朗詠集私注、又三教指歸の注にその文を引用せること、並に現存以外の卷々の逸文をも上の諸書に於いて徴することを得ること、なほ又令義解も恐らくはこの瑠玉集を引用せることならむといふこと等の考説も亦藝文誌上に登載したりしことあれば、今こゝに贅せず。本書は支那の古佚書を多く引用せることを以ても貴重すべきものにして、この點は既に經籍訪古志に「所引各書如蔡琰別傳、語林、史說、晉抄、王智深宋書、帝王世記、近多不傳、亦得藉之存其概。雖斷簡殘篇豈可不貴重哉」といへるにても知らるべきが、なほ二三の蛇足を加へむか、王隱晉書、類林、暎林、同賢記、帝王世家の如き亦本書によりてその概を知るべく、ことに、かの黃帝の妻たりし醜女として名高き嫫母の事の出典が帝王世家なるが如きは本書によりてはじめて知らるゝ所なるべきなり。

本書は上の如く和漢の文學史上樞要の地位に立つものにして、學者よくこれを研鑽せば、得る所蓋し少からざるべきものなり。さればそが、零卷なりといふとも極めて貴重すべきものなること明かにして國家が夙にこれを國寶として保護したりしもの當然なりといふべし。本書は眞福寺藏の古典籍中、書寫年代の上よりして最古の物なるを以て珍重せられしが、一時その所在を晦し、搜索二年にして舊に復するを得たりし由嘉永六年正月に淺井正翼の記せる眞福寺の文庫記に見えたり。かくて後經籍訪古志にも登載せられて、學者の注意を惹くに至れりしかども、未だその書を自由に研究の用に供する便を得ざりしなり。

明治のはじめ清國公使黎庶昌、東京に駐劄し、公餘古書を採訪し、其の本國に逸せる典籍を集めて覆刻し、古逸叢書と題せし事は周知の事なるが、本書も亦その中に收められたり。かくしてより後學者はじめてこれを自由に披閱するを得るに及べり。されど、本書は支那にてもこれを徴すべき資料存せずと見えて、古逸叢書にはそれが跋として經籍訪古志の文を摘出して加へたるに止まり、古逸叢書の事を董せし楊守敬の日本訪書志にも何等の記述をなさず。

古逸叢書は本書を學界に遍く布ける點に於いて功を認むべきものなれど、その刻は必ずしも精ならざるのみならず、「琰」「絃」「淳」「丘」等清帝の諱字を缺畫し、又朱書假名、轉倒符等を省き去れり。その轉倒符を削れる所は本卷にては第三篇孔子の章の終より第二行（複製本第十一張表終行）の「告以」の「以」の右に加へたるもの、又第四篇信陵の章の終（複製本第二十張表終より第二行）の「賢同記」の「同」字の右に加へたるもの、これは同賢記といふ書名を誤れるが故なり。以上の如き事實あるが故に、古逸叢書の本は原本の面目を忠實に傳へたりといふ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るのみならず、世をあやまる處あり。今、本會はこの希觀の典籍の面目を世に傳へむとして先づその卷第十二を複製せるなり。

原本は卷子にして、末に木軸を加ふ。表紙は青色の紋様ある緞子を表とし、見返しには金の切薄をおきたる布目紙を貼りたり。題簽は金色の布目紙に瑠玉集と墨書せり。以上表紙はすべて後に加へしものなり。本文の用紙は斐紙ならむと思はるゝが、其の數すべて二十一紙、第一紙には裏打あり。縦九寸二分五厘にして幅は一定せざ

るが、それを類聚して示せば次の通りなり。

第一紙 一尺七寸六分

第二、第五、第十九紙 各一尺八寸六分

第三紙 一尺七寸八分

第四紙 七分

第六紙 一寸二分

第七紙 一尺七寸二分

第八乃至第十三紙、第十五乃至第十八紙 各一尺八寸七分

第十四紙 一尺八寸八分

第二十紙 一尺八寸一分

第二十一紙 九寸二分

天地及び行間に墨界を施す。天地の間七寸二分許、行間は六分内外。その行數は

第一、第三紙 各二十八行

第二、第十、第十二乃至第二十紙 各三十行

第四紙 一行

第五、第八、第九、第十一紙 各二十九行

第六紙 二行

第七紙 二十七行

第二十一紙 十五行

なり。然るに、古逸叢書本の卷末の識語には「一十九張」とあれば、上の如く二十一張ありとする實地に吻合せず。若しこの「一十九張」を正しとせば恐らくは上の第四紙一行、第六紙二行をば、一張と算せず、その前又は後の紙に附屬する部分（恐らくは誤寫などの爲に、截斷の上補ひしならむ）とせしものならむ。かく考へて、その第四紙を第三紙の附屬としてこれを加算する時は一尺八寸五分、二十九行となり、第六紙を第七紙の附屬としてこれを加算する時は一尺八寸四分、二十九行となる。かくて、「一十九張」の數に合することとなるが、その初後の二張を除けば、三十行なるもの十一張、二十九行なるもの六張となるなり。さて本書には所々の繼目の下方にイイ（第四紙と第五紙と）ロロ（第八紙と第九紙と）（第七紙の下のロは次のロロの誤記ならむ）ニニ（第十三紙と第十四紙と）ワワ（第十五紙と第十六紙と）テテ（第十八紙と第十九紙と）と記せるあり。これらは後人が、修復の際の心覺の爲に記ししものならむ。又第一紙には所々缺損あり、これが爲に裏打をも施したりしならむ。末の第二十一紙にも頗る多き缺損ありて、甚しき修補あり、その前第二十紙また上部に缺損ありて修補を施せり。卷頭に四行にわたたりて、上欄を略中線として「尾張國大須寶生院經藏圖書社官府點檢之印」とある方形朱印を捺せり。

本文は第二行より書きはじめ、末は本文を終へて一行の空白ありて、題名を記し次一行空白にして識語ありて、次に軸に接す。文字は漆黒にして字體優美、筆力遒勁

なり。奈良朝書寫の實物たること疑なく、經籍訪古志に唐人の筆蹟に似たりといへるも宜なり。本文はもとより墨書のみなるが、原本には別に朱を加へたる所あり。元來本書の體裁は各卷これを數篇に分ち、各篇中に、數十章の記事を列載せるものなるが、毎篇そのはじめに各章の標目ともいふべきものを四字句又は六字句としてその篇中の記事を一括したる提要の一章ありて、それらは必らず「昔」又は「昔則」といふ冒頭を有す。而して、その提要の各句は四字句到底若くは六字句到底のものにして四六交雜することなし。しかもその四字句六字句の初二字はいづれも人名に該當するものなるが、原本はこの提要部の人名には朱點を施せり。これを第一篇の提要にて指示すれば、張安、應奉、蔡琰、楊脩、顏回、子貢、方朔、他人、王充、仲宣、黃琬、晉明、師曠、季札、路婦、鄒忌、陸續、禰衡、趙峻、元瑜の各字すべての中に朱點を施せり。これらの朱點は原本にても淡くして容易く見え難きものあり、或は殆ど存せざるが如く、又まゝ見えざるもあれど、恐らくはもとその人名にはすべて施したりならむ。複製にてはその朱點は存するものにつきては淡色にて辛うじて識別するをうべきなり。又原本には所々朱にて脱字を補へり。第三篇師曠の章の第二十行（複製本、第十三張表初行）の「及剌」の右傍の「伏」字の如き、第四篇江閔の章の終より第二行（複製本第二十二張裏第八行）の欄下の「安」字、終行（複製本同上第十行）の「土墳」の右傍の「成」字、又その次の行の「曾舟」の右傍の「維」字の如きこれなり。この朱字は本文と筆蹟を異にせり。又第四篇韓稜の章の初行（複製本第十九張表第六行）の「邛」字の左下に「レ」符、右下に「ヒ」の假名を朱書せり。又「一云杞良」の章の第六行の「鳥」字の右に「イカツ」といふ假名、第七行（複製本第二十二張表第六行）の「匹」字の右に「ト」といふ假名、第九行の「樂」字の右に「コト、ハ」といふ假名を施せり。これらも古逸叢書には削り去れり。原本には又處々、誤字を訂さむが爲にか、黄色の粉を塗りて、その上に墨書せるあり。それは第二篇殷紂の章の終（複製本第七張第九行）の「志」字、第三篇孔子の章の末より第二行（複製本第十一張表末行）の「子貢」の次の「告」字、又師曠の章の第五行（複製本第十二張表第八行）の「食狗」の「狗」の右傍の如き、同じ第十五行（複製本同上裏第七行）の「侯」字の如き、張華の章の第十六行（複製本第十四張裏第十行）の「亦」字の如き、第四篇敬伯の章の第二行（複製本第二十二張裏終行）の「敬」字、それより三行隔てたる行の「和」字の扁、盧充の章の第二十三行（複製本、第二十四張表第六行）の末の「詩」字の傍の如きこれなり。さて今の原本と、古逸叢書の本と比較するに文字の存否一様ならず。古逸叢書の本は卷頭の三行をば、

瑠玉集卷第十二

聰慧 壯力 鑿識 感應

聰慧篇第一

とせるに、原本は第一行は末の「二」の字の下の一劃の纒に見ゆるに止まり、第二行は聰慧の二字全く見えす、第三行も「聰慧篇第一」の四字見えすして最後の畫の末と「一」とのみ見ゆ。又その尾題と識語とに於いても二本同じからず。先づ尾題は古逸叢書本には

瑠玉集卷第十二

と記せるに、原本には「卷第十二」とのみあり。しかもその上に文字を書き得べき餘地ありてその部分の紙は缺損せずして存するに、その文字なし。次に、識語は古逸叢書本には

□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紙字の左偏半缺）然るに、今の原本には「紙一十九」の四字は全く見えすして、「張」字の下部を少しく殘せり。今以上の差異を紙の缺損に基づくものか否かと考ふるに、卷末識語の部は明かに紙の缺損せることを認むべし。初頭の三行の缺損はその部に上述の方形朱印を捺せるによりて、文政の頃既に缺損せるものと推定すべきが、こゝに一の疑ふべきことは卷末の尾題の上部には書名を記すに足るべき紙、存するにこゝに文字を見ざるることなり。これは後人が故意に削り去れりといふ外には元來存

せしものといふことを主張し得ざるさまなり。若し古逸叢書本が尾題の書名三字をさかしらに加へたるものを底本としたりと考ふことを得ば、その底本は初三行をも意を以て補足せしものならむと推定するを得む。然れども古逸叢書本の末尾には識語より後に、五行許の紙の殘缺部分ありしことを吾人に示し、今の原本は古逸叢書の底本を寫したりし後に修復の際か何かによりて、それらの部分を除きたりしことを推定しうべきが故に、輕々しく論ずるを得ざる點あり。以上の外には第一張の第五行の「他人」の下に「一覽」の字、第五行の「晋」の下に「明」字、第六行の「鄒忌」の下に「響」字、第十行の「本」の下に「書共相」の三字、その次の行の「爲富春候也」の四字（候字は全く見えず）等の如き出入あり。これらは原本が時と共に損せし爲ならむ。卷末の部の本文の缺損に於いては二本殆ど同じ。

原本は表面に記せる瑠玉集が貴重なるのみに止まらず、その裏に記せる表制集によりても亦重んぜらるべきものなり。表制集は委しく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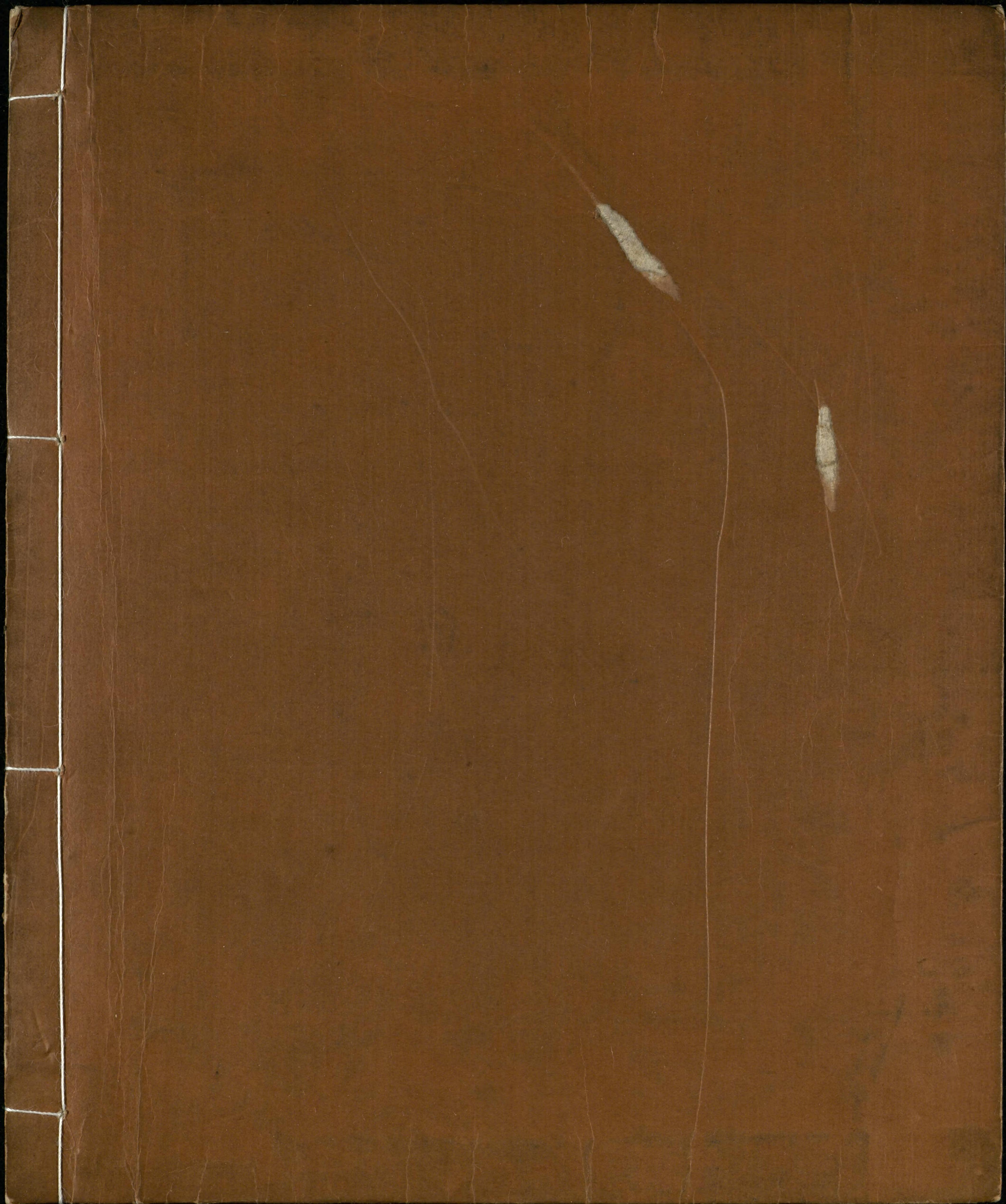
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

といはるるものにして、不空三藏が、唐の肅宗代宗二朝に上る所の表啓及び答制を集録せるものにして、この卷第十二はその卷第三を記し、卷第十四は卷第二を記せるものなり。この表制集は同じく眞福寺に藏する國寶の翰林學士集の裏面にも、又もと眞福寺の藏とおぼしくて後大館高門の藏となり。今は文學博士佐々木信綱氏の藏に歸せる國寶古律書殘篇の裏にも記されたるものにして、これらは元來、この表制集の爲に、今日まで傳はるを得たりしものならむと思はる。この表制集も亦貴重なる典籍なるが、今はこれを複製する邊なきを以て他日を期せむと欲す。

昭和八年三月一日

山田孝雄

昭和八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廿八日發行
(非賣品)
發行兼印刷者 古典保存會
東京市下谷區上野公園東園
右代表者 七條 愷
東京市神田區花房町五番地
印刷所 金屬版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花房町五番地
古典保存會事務所
電話下谷六七八八番
振替口座東京四四九四八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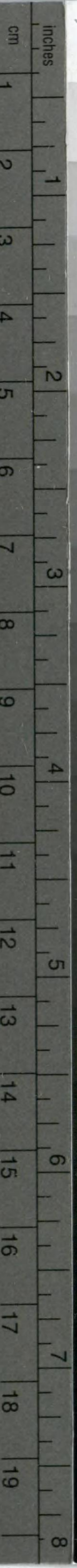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patch]	[Cyan patch]	[Green patch]	[Yellow patch]	[Red patch]	[Magenta patch]	[White patch]	[3/Color patch]	[Black patch]